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丛书主编：罗选民



法语学习的 障碍与对策

张森宽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

法语学习的 障碍与对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森宽 著
藏书章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语学习的障碍与对策 / 张森宽著. —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396-2502-3

I. 法... II. 张... III. 法语-参考资料 IV. H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2894 号

法语学习的障碍与对策

张森宽 著

责任编辑: 葛永波

出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9.375

字 数: 20,000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6-2502-3

定 价: 17.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安徽省“十五规划”重点图书

顾 问：刘重德 吴元迈

主 编：罗选民

副主编：萧立明 余协斌 屠国元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友轩	田德蓓	何云波	刘有元
伍雅清	余协斌	杨寿康	罗选民
张森宽	张跃军	钟友循	萧立明
屠国元	韩景泉		

总 序

《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即将付印，作为丛书主编的我，不禁感到一些恍然。从设计到出书，仅四年而已，在此期间，我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大迁徙，来到了北方的清华大学任教，曾经工作过的长沙铁道学院，如今已不复存在，与其他校合并，组成了今天的中南大学。

这一切都是不曾预料到的。当初设计这套丛书，是出于学术考虑，仅仅是体现了长沙铁道学院一贯的风格而已。早在 80 年代，铁道学院外语系就主编了《外国文学欣赏》杂志。90 年代后，学术之风气空前高涨：1992 年承办中国社科院的“西方文学理论的批评意识”学术研讨会，1993 年又是“中国比较文学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主要承办单位之一，此后，《长沙铁道学院学报》连续两年刊发外国语言文学专集；1994 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翻译研究会在长沙铁道学院成立，《外语与翻译》杂志也在同年创刊。在随后的年月里，举办了“第九届韩素音青年翻译竞赛”、“全国第九届科技翻译研讨会”等；邀请了美国耶鲁大学讲座教授 Peter Brooks, Stephen Anderson, 芝加哥洛约拉大学讲座教授 Joseph Rhyclak 等国际知名学者讲学；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如许国璋、赵世开、刘重德、桂诗春、胡壮麟、刘润清等先后应邀来学院做学术报告；1995 年获得了第一个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1996 年初获

得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第二个硕士学位点（翻译理论与实践）也通过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评审，成为全国理工学院系中惟一获得两个由国家学位办评审通过的硕士学位点单位。外语系（后来改名为外国语学院）教师多次获国家和省部级学术奖，如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全国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等，1999年有三篇论文被国际SSCI和A&HCI源刊收入。当时的铁道学院外语学院在很多方面都走在前面，靠的是老老实实做事，发奋图强，不弄虚作假，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当然，学校的支持十分重要。校长谷士文教授是电子信息图象处理方面的专家，可他对文科建设十分重视，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出版《文学与翻译研究丛书》的构思始于1999年，目的是加强学科学位建设，推动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该丛书汇集了长沙铁道学院外国语学院部分教授的学术研究成果，有些已经在国内甚至在国际学术杂志上刊发，但本次增加了新的内容；有些是刊发在《外语与翻译》（1994-2000）上的文章，该刊自创办始，以其高定位和高品位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编者从中精选了一部分优秀的论文，分类编集，奉献给广大读者，以感谢他们多年来的支持。丛书中，翻译理论占了较大的比重，有从文化层面来反映翻译研究的著作，也有从不同的侧面探讨翻译问题的专著；文集中有外国文学研究和外国语言研究的博士论文两部，以及比较文学研究的著作两部，尤其重要的是，国际著名学者沈宝基先生的两部书稿——诗集和译文集，具有非常高的价值。它们饱含着沈先生在创作和翻译上的毕生心血，绝大部分未曾发表。我们相信，这些作品的面世会对我国的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翻译的繁荣做出较大的贡献。

在丛书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原长沙铁道学院外国语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在我任院长期间给予我的理解和大力支持，从而使资助出版这套丛书的提议能够在院务会和教代会上得到讨论和

通过。记得那时候，我们把创收的资金按比例投入在职工的奖酬金、科研和教学三大块上。我们不但自己办杂志、出资出学术著作，还自己投资添置教学设备，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其结果是，教师的个人收入年年增长，集体的事业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充分展示了一种发奋图强艰苦创业的精神。其次，我要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他们没有计较经济方面的得失，将这套丛书列入出版社的“十五”重点图书，为大力支持学术著作的出版树立了榜样；我还要感谢丛书顾问刘重德教授和吴元迈教授，感谢他们多年来对长沙铁道学院外国语学院和我本人的大力支持；最后，我要感谢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外语系在丛书出版的后期给予我的大力支持。

罗选民

2003年10月9日于清华园荷清苑

“困难”的探索(代 序)

算起来,跟法语结缘已经三十来年了。当学生的时候,觉得法语不容易学;当老师以后,更觉得法语难。一直想找出其困难所在,可直到今天也不敢说自己已经找到了。标题“困难”二字加引号正是想说明这一层意思。

“难”,只是一个相对概念;由于没有一个像测量风力大小、冷热变化、声音强弱那样有一套完整的科学标准,所以说法语难或不难,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学俄语的说俄语难,学日语的说日语难,学法语的说法语难,都合情合理。要学好任何一门外语都不容易。有哪门外语不难吗?在笔者的印象中,好像还没有听到过谁说哪门外语容易学的。问题是大家所说的“难”,用的并不是同一把尺量出来的。

笔者无意将所有的外语分出个三六九等,一是笔者既无此权威也无此能力,二是似乎也无此必要。笔者惟一的心愿就是说明白话,做明白事,在教学中做到有的放矢。

0.1. 中国人学习法语的难度比西方人学习法语的难度大

对于语言习惯已经成为定势的成年学生来说,无论是学习哪门外语,都要克服不少困难。尤其是法语,给人的感觉是格外的难:进了大学已经学了一、二年了,想准确无误地用法语表达自己的思想还只能是一种奢望:说出来的句子不是这里多了一点,就

是那里少了一点。不缺胳膊少腿,似乎倒成了不正常。

再看看那些西方人,的确让人羡慕:没有学习多长时间就能叽哩哇啦地对付一阵子。是他们的教学法高明?国家领导人也曾批评过中国的外语教学,说:“外语教学有的地方从小学到大学二年级,一共是十二年,但学出来不少是半吊子”,“目前外语教学水平、教学方法普遍存在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问题”。的确如此,在外语教学领域无论是教学理论还是教学方法都有很多值得检讨的地方。

到法国实地考察法国人组织的法语培训班,好像除了学生的肤色各种各样以外,倒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地方:教学设备比国内强不了多少;课堂上也没有发现教学法方面有什么惊人之举。只是在与老师交谈时,感觉到这些法国老师们也对那些西方学生倍加欣赏,溢美之词,流于言表。随堂听课,确实发现这些学生显得很有灵气,很活跃,而亚洲学生,包括中国学生则显得比较被动。尤其是涉及听力理解方面的内容,很多西方学生已经在踊跃地回答问题了,而亚洲学生往往连猜都没猜到录音里讲述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在这里见到的现实使人对教学法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产生怀疑:同一个语言环境、同一个老师、同一种教学法,收效却不一样,总不至于是这里的教学法也有问题吧。西方人在外语教学研究方面的确投入了不少精力,很多外语教学理论出自他们之手,不少新的外语教学法也都是先从他们那里兴起的。但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终归还是有距离:有些教学法,理论上虽然先进,但实施起来有困难;有的理论上虽然已经证明是可以用到实践中去的,但并不是每个老师都懂得这些理论、会应用这些理论。再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人无论在学习外国的先进方法、先进理论方面,还是在引进教学设备、采用先进的教学手段方面,其速度都不算慢。

所以,即使是在某些语种的学习方面西方人的效率比中国人高,但并不能因此证明是他们的教学法更高明。

难道真的是中国人的智力不行？白色人种比黄色人种优越？

仔细观察一下西方人使用外语时（英国人说法语或法国人说英语）的情况，或许可以有助于明白他们的那种灵气是怎么回事。尤其是那些外语水平不是很高的西方人，他们说的外语中常常夹杂着他们母语中的单词，甚至连发音也原封不动照搬，而对方照样听得懂。据说对方感觉他们说的就是自己能听得懂的语言，只是发音稍差一些。估计跟前几年风行的广东人说普通话的那种情形差不多。虽然发音不太标准，但听得懂。由此可以推断，他们的交流之所以不受影响，是因为两种语言的用词、结构等方面相似的地方太多了，只是在发音上稍有区别而已。

随便翻开一本多语言的产品使用说明似乎可以印证这种推断：相似之处实在是太多！下面这几个词是从一本照相机的使用说明书中抄来的：

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
control	contrôle	control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introduccion
mode	mode	mode
precaution	précaution	precauciones
temperatures	températures	temperaturas

这些年，中国人的外语水平确实提高了不少，如今这些词对很多人来说已不再是障碍。可是，如果一个没有任何外语基础的普通中国人遇到这些词，要是没有人告诉他，他怎么能猜得到法语 *précaution* 一词就是“小心”的意思？在法国人编写的专供外国人的学习法语用的教材中，常可以看到国际词 (*mots internationaux*)、透明词 (*mots transparents*) 这样的字眼，且不说这种说法的本身是如何的片面、不恰当，但这种说法终究反映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就是象 *temperatures*, *photo*, *téléphone* 之类的法语单词，很多西

方人不用学就知道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所谓“外语”,实际上这是一个很笼统的说法。虽然都有个“外”字,但“外”的程度却很不一样。据说荷兰语、比利时的弗拉芒语都和德语很接近,这里的人一般都可以听懂德语。如果一位亚洲人和这些人一起去学习德语,想一想那会是什么情形?

语言研究中,什么时候算作方言,什么时候算作一门独立的语言,一直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通常的定义是:如果两种语言发音不一样、书写形式不一样,那么这就是两种独立的、名副其实的语言;如果发音有区别,但书写形式相同,那么这就只能是两种方言。广东话、湖南话、北方话用的是同一种书写方式,所以是同一语言的不同变体,是方言;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尽管是同一个祖宗——拉丁语,但其书写形式不一样,所以是不同的语言。

如果用拼音形式记录前面提到的汉语几个方言,那会是什么样子?下面这几句拼音是中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在汉语几个方言中的读音:

Nei hei bindou? (广东话)

Li ke lali? (长沙话)

Ni qu nali? (普通话)

谁能说这几句的差别比法语和西班牙语之间的差别小?可这是汉语“你去哪里”在不同方言中的读音。如果中国人用的也是拼音文字(怎么发音就怎么写),而不是这种与语音没有必然联系的汉字,那么这几句就肯定成了不同语言中的句子了^①。

①在这一点上,无论怎样评价秦始皇在统一文字方面的贡献都不为过:由于书写形式与语音没有必然联系,不管各地是如何发音,书写形式都是一样的,从而避免了因语音差别而衍生无数新的语言的可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单是因此而节约下来的花在外语学习方面的力气也是无可估量的。中国人不仅免去了无数个类似“通天塔”这样的困扰,而且,在民族统一、历史发展等方面受益匪浅。

也就是说,所谓“书写形式不一样”,对于那些表音文字来说,这一区分标准等于名存实亡。表音文字中,书写形式即口头形式的记录,与口头形式完全对应。发音不一样,书写形式必然不一样。于是,只要发音不一样,便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一门独立的语言。由此衍生出来的是对“什么是一门独立的语言”这一判断的双重标准:表音文字,只要发音不一样,便是一门独立的语言;而像汉语这样的表意文字,尽管发音不同,但书写形式相同,所以便只能是同一语言中的方言。

假如中国人没有古老的中华文明留下的文字,采用的也是西方人那种怎么发音就怎么书写的拼音文字,中国现在提倡的“人人学说普通话”,还会叫做学习法律规定的通用方言吗?到那个时候,“普通话”可能早已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外语:无论采用的是什么教学法,肯定会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教学法,因为效果可靠,可以保证每个来学习普通话的中国人个个都一学就会。整个中国,遍地都是外语天才,人人都有极高的外语天赋,会说多门语言的人不计其数。

语言是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产物。说某个人会说几国语言,不仅要看他会到什么程度,还要知道他会的到底是哪几国语言才能真正判断他的外语天赋有多大。外语教学,首先要看教的是哪一门语言,是什么人来学。就像法语学习这样,虽然中国人和西方人学的都是同一门语言,但是,如果这付担子对于西方人来说大概相当于 100 斤,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付担子起码要在 300 斤、400 斤以上。任凭你采用多么高明的教学法,都不可能像西方人那样轻而易举。再加上西方人在文化传统方面的相似,他们学起来就更显得容易。

法国有一位外语教学专家曾说过:“任何语言,就其本身而言,无所谓难或易。只是在和另一语言对比的时候,才见其难易”(Granjuan, 1970)。法国人学习汉语时的那种困难也从另一个角度

说明了这一点：在法国，要找几个学了几年汉语以后，在汉语的四声方面仍乱七八糟的人恐怕不是件难事，要找几个甚至连笔划顺序也颠三倒四的人也不见得难如登天。

所以，和西方人相比，中国人学习法语时显得如此困难，教学法语绝不是决定的因素，也不是中国人智力上不行，实在是因为法语和汉语之间的差别太大。

0.2. 中国人学习法语的困难比学习英语的困难大

如本文的第一句话所说，拿西方人来作参照以分析中国人学习法语的困难，是苦于没有一个可供依照的有关难度测量的客观标准，在后面这一部分，本文将不得不“委屈”一下英语，让英语充当一次比较的尺度。

前一部分描述的中国人学习法语时所遇到的困难，实际上并不是法语学习中所独有的。后面这一部分，本文借助英语这一参照，通过具体例句的分析，说明中国人在学习法语时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学习法语所独有的。

仍以成年学习者作为潜在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因为成年学习者的语言习惯已经形成，在外语学习的过程中，母语习惯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对于他们来说，母语与所学语言的差异越大，困难也就越大。以汉语为母语的成人学生在学习法语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常常比学习英语时更大，因为法语的表达习惯与汉语的表达习惯实在是相距太远。下面，仅以“一张黑桌子”这一词组的翻译为例，来看看成年人学习法语时的困难到底有多大。

一般说来，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过程，大体上要经过三个阶段，即：

1) 找出原语言句子(或词组)的各不同成分在目的语言中的对应成分；

- 2) 按需要对已经找到的对应成分进行筛选;
3) 按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写出表达式。

	1	2	3
汉语	一张	黑	桌子
英语	a	black	table
法语	un une	noir noire	table

可以看到,英语中有三个对应成分,法语有五个,差别并不大。但是,如果用这些对应成分按语种的不同进行纯数学的排列组合计算,就会发现其差别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不按语法规则,每次从英语的三个对应成分中取出三个进行排列,公式计算

$$A = 3 \times 2 \times 1 = 6$$

可知一共有六种不同的排列方式。

同样,不按语法规则,每次从法语的五个对应成分中取出三个进行排列,公式计算

$$A = 5 \times 4 \times 3 = 60$$

可知一共有六十种不同的排列方式。

拼写错误除外,在翻译成英语的六种可能的排列中,因为只可能有一种是合乎语法规则,所以翻译正确的机率为六分之一。而翻译成法语的六十种可能的排列中,因为也只可能有一种是合乎语法规则的排列,翻译正确的机率只有六十分之一了。反过来说,译成英语时,出错的概率为六分之五;而译成法语时,出错的概率则为六十分之五十九。在一些外语院系,经常可以看到同时入学的学生,过了一段时间,学法语的学生在语言表达能力上显得比学英语的学生差,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可能有人会说这是一种纯粹的数学游戏,忽略了译者本人懂

得外语语法规则这一事实。一个懂外语的人不会这么象摸彩球一样,每次摸三个出来碰运气,绝对不会出现冠词被放到动词的后边去的现象。

的确,用不着多高的外语水平就知道这个词组如何翻译。但是,无论译者水平高低,也不管是要译成哪种语言,一般说来,都离不开对原语言进行解码、在目的语中进行编码的过程。只是根据原语言与目的语差异的大小,解码、编码过程的难度会有所不同罢了。

下面我们就看看不“摸彩球”,而按正常的语法规则把这个词组译成英语时的操作过程。

按照一般的语言习惯与规律,这个过程首先应该是线性的,即从前往后把各语言单位的对应成分一个个找出来。

如果要将这个中文词组译成英语,这个顺序依次应该是“一张”→“黑”→“桌子”,那么:

与中文“一张”对应的冠词只有一个“a”,也就是说只有一种选择。其位置也和与之对应的中文“一张”一样,始终处于词组的首位,所以其位置的可能性是唯一的。用公式表示,即:

$$\text{冠词操作} = \text{冠词的选择操作} \times \text{冠词的位置操作} = 1 \times 1 = 1$$

换句话说,只要把与中文“一张”对应的冠词“a”找出来,就算大功告成,位置方面无须操心。

形容词“black”的情形和冠词“a”的情况相似,用公式表示,即:

$$\text{形容词操作} = \text{形容词的选择操作} \times \text{形容词的位置操作} = 1 \times 1 = 1$$

名词“table”的情形和冠词“a”及形容词“black”的情况相似,用公式表示,即:

$$\text{名词操作} = \text{名词的选择操作} \times \text{名词的位置操作} = 1 \times 1 = 1$$

对整个词组的操作,即:

$$\text{词组全部操作} = \text{冠词操作} \times \text{形容词操作} \times \text{名词操作} = 1 \times 1 \times 1 = 1$$

也就是说,要将这个中文词组译成英语,只需按照词组的线性次序把一个个成分在英语中的对应形式找出来,词组的翻译就算完成。

将这个词组译成法语时,情况如何呢?

法语冠词和英语的冠词一样,始终处于词组的首位,在位置方面,无须额外操心,所以位置可能性是唯一的。但是和英语不同的是,与中文“一张”对应的法语冠词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即“un”和“une”,有两种选择的可能。那么

$$\text{冠词操作} = \text{冠词的选择操作} \times \text{冠词的位置操作} = 2 \times 1 = 2$$

法语形容词在选择可能性方面和法语冠词的情况相似,即有两种选择,“noir”和“noire”;在位置方面,选择也不是唯一的:法语的形容词有时要放在名词前,有时要放在名词后。而在此词组中,法语形容词则必须放在名词的后面,和名词换位。那么

$$\text{形容词操作} = \text{形容词的选择操作} \times \text{形容词的位置操作} = 2 \times 2 = 4$$

名词“table”的情形和英语名词“table”的情况相似,即选择的可能性是唯一的。虽然在位置方面,比英语名词“table”多了一个和形容词换位的问题,但由于已把换位操作计算在形容词操作中,这里不要重复计算,故:

$$\text{名词操作} = \text{名词的选择操作} = 1$$

对整个词组的操作,即:

$$\text{词组全部操作} = \text{冠词操作} \times \text{形容词操作} \times \text{名词操作} = 2 \times 4 \times 1 = 8$$

也就是说,即使是一个初懂语法、知道应把法语的冠词放在词组的首位的人,只要稍不留心、记错了名词的阴阳性或是前后配合中弄错了冠词或形容词的阴阳性,或是搞错了名词及形容词的位

置,都会造成整个词组的翻译错误。

可能出现的八种组合形式是这样的:

1 * un noir table

2 * un noire table

3 * une noir table

4 * une noire table

5 * un table noir

6 * un table noire

7 * une table noir

8 une table noire

在这八种组合中,只有第八种是对的。也就是说,即使拼写全部正确,在这一词组的翻译过程中,翻译错误的概率仍有八分之七,而翻译正确的概率只有八分之一。

按照本文开头所说的翻译过程的三个阶段,除了要找出原语言词组的各不同成分在目的语言中的对应成分外,还要按需要对找出的对应成分进行筛选,按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写出表达式。从下面的两个表中可以看到,将这一词组译成法语时,无论在对找出的对应成分进行筛选方面,还是在按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写出表达式方面都比英语要难。

表 2:译成英语:

	成分编号	1	2	3
		一张	黑	桌子
1	找出对应成分	A	black	table
2	选择合适的成分	A	black	table
3	写出目的语表达式	A	black	table

表 3:译成法语: